

郑州第一报道

我们一直在你身边

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主编 李枚 编辑 韩娟 美编 李丹 校对 薛梅 版式 宋笑娟

与共和国同龄的《郑州晚报》，已经走过了62个春秋。郑州的每一步成长，郑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，在《郑州晚报》上都能找到记忆。

无论是在索福瑞，还是在新生代的数据中，《郑州晚报》读者的忠诚度最高，《郑州晚报》与郑州市民“血脉相连”的关系已经注定了这一切。

在采访中，我已经多次听到这样的话语：读《郑州晚报》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读《郑州晚报》就像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、自然。

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



《冒雪报考美术名校》张翼飞/图，获第15届(2006年度)全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文化及艺术类单幅铜奖；获2006年度河南新闻摄影评选二等奖。

读晚报，就像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

七旬老人杨福祥

“《郑州晚报》已经陪伴了我50年”

杨福祥老人是《郑州晚报》忠实读者中的一员，他是上世纪50年代的郑州大学毕业生，毕业后就留在了郑州工作，先是在一家研究所，后来调到了一家机械厂。

我第一次见到杨福祥老人是在2003年，那年郑州在申报第八大古都；当时《郑州晚报》推出了历时将近一年的“郑州灿烂3600”大型报道。

杨福祥老人多次给我打电话，讲述他对晚报的感情，并约我见面。

他说，他最早看《郑州晚报》已经是50年前的事儿了，那时候名字还叫《郑州日报》，后来，报纸停了又复，复了又停，停了再复，但报纸只要出版，杨福祥老人就会想办法保存。

“我家里订有《郑州晚报》，但遇到有我中意的文章，我还会到街上去买一份，剪下来贴到我的剪报本上。”杨福祥老人说，“郑州灿烂3600”的报道，他每期都这样剪下来贴到他的剪报本中。

“读《郑州晚报》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和亲朋好友聊天，‘晚报上说了’这句话经常会从嘴里溜出来。”杨福祥老人说。

杨福祥老人对晚报的这种感情一直洋溢在脸上，体现在行动中，他见到我总有说不完的话，给我讲郑州的历史、郑州的古迹、郑州的故事，并领我到实地采访了几次。



晚报的报道体贴市民，不仅关注大事，也关注百姓小事。



《我们不想再流浪》廖谦/图，获2006年中国晚报协会摄影铜奖。

21岁姑娘刘懿哲

“感谢网络，能让我天天读到晚报”

刘懿哲是土生土长的郑州姑娘，父亲曾在一家单位做宣传工作。

她说，自己爱上《郑州晚报》和父亲有很大关系。

父亲也是郑州生郑州长的老郑州人，对郑州、对《郑州晚报》有着深厚的感情。“从我记事起，我家就订有《郑州晚报》。”

刘懿哲说：“父亲对《郑州晚报》是每期必读，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给我讲《郑州晚报》上的事情。到我大一点儿的时候，他就陪我一起读《郑州晚报》。”

读着读着，刘懿哲就对晚报上了瘾，她说：“晚报上登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事儿，感觉很熟悉、很亲切。当时同学还说我怎么知道郑州的这么多事情，听了之后很有一种自豪感。”

大概在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开始写作文了，父亲也成了一个新闻爱好者，认真地学写起新闻来，她父亲认为“身教胜于言传”，自己应该给孩子做好表率。

“如果父亲写的稿子发到晚报上，他回到家里就会向我炫耀一番。说刘懿哲，给父亲比比呗，看啥时候也让爸爸看看你登在报纸上的文章。”

刘懿哲很是明白父亲的苦心，学习很是努力，但她学习再紧张，回到家里也不会忘记读读《郑州晚报》。

前几年她考入了外地的大学，那些没有《郑州晚报》可读的日子，她心里很是失落。后来她了解到可以在网上看《郑州晚报》电子版后，几乎每天都会上网浏览。

“在外地读《郑州晚报》心里别有一番滋味，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家乡郑州，勾起自己的记忆，感觉《郑州晚报》更加亲切。”刘懿哲说，“很感谢有网络，让我在外地也能读到《郑州晚报》。”